

证仲景明确提出“热结膀胱”，则非它处明矣。我们既应研究仲景之原意所在，又应避免以自己的意见加于仲景。成都主编的中医院校《伤寒论》二版教材和湖北主编的《伤寒论选读》四版教材，也都以“热结膀胱”来注释，不擅改原义，我认为值得借鉴的。第三，《伤寒论》一书，既有原则性，又有一定的灵活性，它反映客观，而不是教条。所以在太阳病中，既以发汗之法为主，又不排除泻下之灵活性；阳明病既以攻下为主，但又不排除用桂枝发汗之法。这是随证用方，活泼而无执着之处，所以后人称《伤寒论》为“圆机活法”是很有道理的。故我们不能因为太阳病之十枣汤、大陷胸汤、桃核承气汤有泻下作用而悉归于阳明病内，这样才能不悖仲景之旨。第四，为什么太阳病要用桃核承气汤，阳明病要用麻桂呢？这和它们的经腑联系有关。三阴三阳而应象于六经，落到脏腑经络的物质基础上，用以反映它的生理、病理与证候特点。这是中医学的一贯之旨，如果不讲经而先讲病，则有如水之无源、木之无本。据此我主张“热结膀胱”属于太阳病腑证之一，病位当在膀胱，不知然否。

北京中医学院 刘渡舟

中药茹蕒与蔞茹考辨

茹蕒一词，最早见之于《诗·郑风》，有“东门之埤，茹蕒在阪”和“缟衣茹蕒，聊可与娱”之句。《说文》：“茜，茅蕒也”；“蕒，茅蕒，茹蕒，人血所生，可以染绛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茹芦，茅蕒。”郭注：“今蒨也。可以染绛。一名茹蕒，一名茅蕒。”茹蕒，即茜草，是现今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药，其根可做红色染料，在古代常作为爱情的象征。“茹蕒在阪”的茹蕒，系实指茜草；而“缟衣茹蕒”的茹蕒，系用来借喻姑娘的红色围裙。

与《诗》成书年代极为接近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载有“卢茹”与“茹卢”的药名。帛书整理小组释之为：“卢茹，疑茹卢之倒。与下四一二行茹卢本同物，即茜草（《神农本草经》名茜根）之别名。”从本草学角度来看，帛书整理小组所释良是。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治疔痔第1方中，载有下述一段古文字：“蒨者，荆名曰卢茹，其叶可烹（烹）而酸，其茎有刺（刺）。”茜草之形态特征为：“四棱方茎，有倒刺”，据帛书“其茎有刺”来看，则与之相符。此段古文字，可以作为卢茹=茹卢=茜草之内证。据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卷前所附之“影印片断”，卢茹之“卢”字，作“盧”（原为篆文）。帛书古文字惯省部首，草部字大多省“艹”，如：芍作勺，菽作叔，蒺藜作疾黎等皆是。故“盧”，实为“蒨”

字。蒨与蔞形近而音同，则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之“茹卢”即是《诗经》中之茹蕒，卢茹也即蔞茹。

《素问·腹中论》有治妇人血枯之“四乌鲂骨一蔞茹丸”。蔞茹，《甲乙经》作蔞茹。此蔞茹，是否系茹蕒（茜草）之倒？抑《甲乙经》所说之“蔞茹”？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茹蕒为茜草之别名，注音如间。然蔞茹条发明项下却有：“《素问》治妇人血枯痛，用乌鲂骨、蔞茹二物丸服，方见乌鲂鱼下。王冰言蔞茹取其散恶血。又齐书云：郡王子隆年二十，身体过充。徐嗣伯合蔞茹丸服之自消。则蔞茹亦可服食，但要斟酌尔。”显然李时珍将素问之蔞茹当作本经下品之蔞茹，又有疑问，故郑重叮嘱“要斟酌”。清·张志聪在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一书中注：“蔞茹，当作茹蕒”，“茹蕒，一名茜草，又名地血，汁可染绛。”又在《本草崇原》中说：“蔞茹当作茹蕒，即茜草也。《本经》下品中有蔞茹……愚谓乌鲂骨方，当是茜草之茹蕒，非下品之蔞茹也。恐后人疑而未决，故表正之。”张氏释蔞茹为茹蕒之倒，解开了中药史上这一疑团。证之帛书卢茹为茹卢之倒，两相吻合。时珍引“齐书载徐嗣伯合蔞茹丸供内服”一事，参之《素问》及张注，此蔞茹也应作茹蕒——即茜草根来认识。

考蔞茹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下品，主“蚀恶肉、败创、死肌、杀疥虫、排脓恶血”。吴普曰：“蔞茹，一名离萎，一名屈居。”《别录》作“屈据”，《本草纲目》作“掘据”。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有此药名，且正作屈居，与吴普同。见之于治乾骯（瘙）第5方。瘙，疥也。此首外用古医方由多种有毒药物组成，供“杀虫灭疥”之用。屈居在此方中之功用，当不出“杀疥虫”之理。与《神农本草经》蔞茹“杀疥虫”的主治相符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以后，魏晋南北朝时蔞茹主要用于外治皮肤恶疮疥癣之疾。魏·吴普曰：“草高四五尺，叶圆黄，四四相当。四月华黄，五月实黑。根黄，有汁亦黄色。三月采叶，五月采根。”梁·陶弘景指出有两种蔞茹：“今第一出高丽，色黄。初断时汁出凝黑如漆，故云漆头。次出近道，名草蔞茹，色白，皆烧铁烁头令黑，以当漆头，非真也。”梁·姚僧垣《集验方》中，也曾使用两种蔞茹：“漆头赤皮蔞茹和白蔞茹，且以白蔞茹为主，称白蔞茹散。”宋·苏颂以《集验》为据说：“观此则赤白皆可用也。”显然，苏颂亦未尝见过蔞茹原物。唐·孙思邈《千金方》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所引诸含蔞茹方，皆来自《肘后》、《范汪》、《深师》、《鬼遗》、《集验》诸书。其后凡含蔞茹方者，均沿唐前旧说。因蔞茹一药今已不详何物，故1977年出版之《中药大辞典》中未收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 孙启明